



09972

楊忠烈公文集卷一

明楊 澹著

涇縣潘錫恩校

劾史繼借疏一 萬曆四十八年

爲邪臣欺罔無忌揆銓擬據非宜謹就事糾參以儆官邪以重要地事臣惟從來權臣壞人國家莫毒於恣睢無上而實釀於一念之敢爲欺莫惡於笑罵由人而實懼於一事之不知畏未有明辱大典而居之不疑蔑視公論而悍然罔顧如今枚卜首推吏部右侍郎史繼借其人以鼎元私門生莊際昌一事尙可聽其攬揆佐銓以遺禍夫國家者臣請爲皇上訟言之我朝收羅賢雋之用極重進士一途至於殿試第一尤屬御墨親題華裔傳誦故文必取其典重蘊藉字必取其端楷整嚴非爲華國實以尊君此何等關係何等重大而可以私干者上年三月殿試中式舉人莊際昌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一

策文卷文理姑不具論其第三行洗刮七字別寫膠作膠一字監試收卷等官相傳共笑且已傳語閱卷總裁諸臣以爲萬不可進呈矣一堂之中非龔非轆誰爲不聞不見而臚傳之日畢竟際昌爲第一人也寫別字者壓卷豈一榜盡目不識丁多磨刮者先鳴豈諸卷都塗鴉一片此雖閱卷之故宰趙煥總裁之輔臣方從哲或以擁戴念重或以護法情迷朋比私交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罪誠不容道而門牆桃李之私里黨瓜葛之故先事關通名姓臨時違衆贊成則繼借也此一段欺君辱國公案比以士師之律繼借爲造意主謀而趙煥從哲特指使下手之人耳當臺省交參之日銓臣閣臣認罪之時繼借若猶有人臣禮急宜踧躅自陳直告皇上以門生座主有心接引忘其紕繆有辱大典罪該萬死敬束身席橐以聽皇上斧鉞卽不然當際昌抱頭回籍之時少且杜門

思過以芒負不自安之意明與天下人士共見之徐俟公論之寬原猶庶幾有大臣畏君畏法之意乃竟無一字一語讎過請罪於皇上之前若以其身爲事外之人以其事爲無甚關涉之事閃身暗地移罪同人捱過一關再進一步繼借之自爲計則得矣夫且視皇上爲何如主耶蓋自今日教習宏開庶常錦集而是榜狀元安在鼎折其足士喪其元於人文爲無色於國體爲不祥誰實爲之以至於此而到任之日猶儼然以衙門前輩獨坐專席於多土之上不惟顏甲十重亦已目無三尺矣臣不暇遠引劉三吾事例卽如皇上近年沈同和之爲假元也取之者誤也非故也主考吳道南去副考劉楚先去湯賓尹之取韓敬也文實無差祇以舊日往來之迹韓敬落拓十年賓尹竟坐是不起豈今日繼借獨當閃躲溷過竟不可一問信如是吳道南湯賓尹等卽當起用而韓敬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二

沈同和可公然無恙也世間寧有此清議哉且自今殿試一典亦可裁省直令主試者高下其手付之選人發落可耳又何必天子臨軒金吾傳警糊名示慎臚唱示榮黃榜璽揭示重再作此兒戲故事以塗人耳目爲有識者於此方且隱恨隱憂而此欺君藐法者不知何以枚卜首推且將柄持揆地矣夫宰相之職要在用人用人之道要在開誠布公而絕不與己繼借未爲相時營私門庇私人無天於上無人於下已若此矣異時大權在握加膝置淵以意顛倒當無所不至夫安能精白一心愛養人才以愛惜人國家皇上聰明神聖照臨臣民近五十年於茲有如此罔上行私臣子可以爲相耶不可以爲相耶會推雖上已票不下聖意淵微定有明斷輦轂諸臣亦有陽城呂誨其人臣去年責成輔臣疏中點入鼎元數語亦明以皇上之不信從哲轉告繼借俾知自裁而

兩人竟以規爲瑣也嗣是言官中有規其聽人穿鼻者有刺其姓名未協於金甌者有無爲章惇者無爲呂惠卿者近日東閣公會有昌言新參更不如舊參者繼偕都裒然充耳也裝聾作啞頑冥不靈依然從哲後身而大膽恣睢恐且過之噫從哲之後又一從哲天下事已不可爲况又不止於從哲者哉近繼偕因枚卜久催不下意皇上必久勤破其欺罔不忠心跡而公論又已沸騰恐終籠罩人言不任忽圖畧銓以行箝制招呼豈欲當年高拱以閣臣兼冢卿故事乎而不知己非其據矣嗟嗟繼偕趙煥故時不屑銓印推與計臣李汝華署管既李汝華以有正推辭畧矣繼偕枚卜中人而又孳孳取前日之所棄去者何哉兩路徘徊多心顧盼此又謂不得於君則熱中左右望而罔市利者矣方今大小諸臣方以下枚卜爲目前緊著臣固於首推者確言其不可臣豈好爲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三

未然之激論哉亦以目前百事俱廢百蠹俱叢而饑民亂軍所在蜂起內憂外患交并一時卽有赤心急公二三相臣爲皇上分憂託重已是整理費手若更以欺君藐法一意營私了無媿恥無忌憚之人參與其中定濁亂無章而僉險附之人才氣運當益厚之毒而速之壞至彼時而後盡言天下事去矣裴延齡之麻已下而後效陽城之痛哭於廷王安石之亂已成而徒歎呂誨之不可及其亦何濟范祖禹之言曰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言於已然則又無及臣不忍天下受已然之禍寧臣受言於未然之過故斷斷以今日相繼偕爲不可至於畧銓印之亦不可則於繼偕已事知之矣臣不必多舉隱求傷言官論人正大之體年來假官假印動以千百皆其佐銓時事不能摘發已矣且爲之關說至於三奉堂論歷皆屬官之所稱朱懋祥者見已假印問 矣尙安望其銓序

人倫而又望其爲棟時宰相哉若輔臣之力引繼借不過爲身後地耳此等心旌無定牽振由人豈終有肝膽向人者貽輔臣他日負心之恨傷聖主今日知人之明恐爲身與爲國家兩誤也又願輔臣深長思之矣臣職在封駁不知畏忌仰祈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無貽子孫黎民之殆臣不勝瞻仰竦息之至

劾史繼借疏二 萬曆四十八年

爲邪臣罪案已明謹再平心剖析以質公論以維大典事臣因上年殿試吏部右侍郎史繼借關通故宰趙煥輔臣方從哲力以洗刷別錯文卷爲進呈第一無天威於上無公論於下此中關係至重濫觴可虞若聽遮瞞瀾過長此安窮臣故直糾繼借欺罔不可擬據揆銓蓋爲國典政本慮至深遠也前閱邸報見繼借爲曠職滋愆聞言抱忤乞行罷斥以全臣節一疏是繼借業已束身認罪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四

臣似可無言惟是繼借疏中止認門生鄉里先事關通猶於臨時贊成支吾展辯且若以科場檢舉小事臣過求其爲欺罔者臣請就其原疏平心再剖質之繼借之疏曰莊際昌之卷專閱有人總裁有人是矣試問繼借如輔臣故宰亦曾識字讀書者何故於三百餘人中獨首取刮洗別錯文卷而又偏是繼借戚里首錄門人也繼借又曰一堂傳觀非獨臣在不知傳觀之時傳觀其文不加點乎抑一寫寇塲乎此是從哲情分要做良心未穩拈出醜膠二字一堂商量不得於心不能出口政欲得繼借一言卽好改正耳繼借若果無心贊成何不直以天下觀聽未便更於已於際昌未安斷斷當另選無疵者以光大典如從哲必遷就際昌則欺罔專在從哲矣無奈繼借偏於私情重國典輕從哲旋亦視天威遠友情近莫逆於心相視以意同事諸臣卽有無辱大典之念語在喉

間終面情難割當日光景如此而曰吾不贊成吾誰欺欺天耶然則今日欺君辱國一案是誰之過與乃云嗚呼不肯爲人分過是謂過也必文較之前日卻又涉說謊欺君矣嗟夫繼偕前日實藉人以市恩今日反扯人以卸罪負心從哲此其一端從哲疏揭認罪雖是寧人負我不知九泉有知夢寐之間其有顏面以對趙煥否總之罔上行私繼偕自干憲典人乎何尤旣經摘發急宜追悔當時之迷未執爭痛恨前日之誤未引罪省心訟過怨艾抱慙以靜聽皇上的雷霆將來天下士大夫其猶能原之是爲收拾大臣末路善著若執迷不悟展轉支吾虛肆舌鋒祇敗塗地前日旣不能以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今日又安能以三尺喙覆此半生心哉臣職在補闕拾遺有如此欺罔一事閃躲空地臣不敢不爲皇上補拾以存科場一段公論以揭臣子不當欺蒙君父一段正經道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五

理若但如朱懋祥事輕啟倖端大敗銓體繼偕旣已不辯臣則可無再舉耳如繼偕必曰會試主考官首卷卽當爲殿試進呈首卷更不必再揀論文字照管臨軒榮辱狀元宰相彼此明做人情只消一揭檢舉認罪大家籠糊過去便罷此等造意行事那裏是欺君罔法請質之天下後世若有此公論有此臣禮有此論相論銓之法則臣前日之糾參誠過矣處分聽之皇上好官不妨人自爲之臣復何言伏惟聖明鑒察臣不勝惶仄待命之至

言邊事疏

萬曆四十八年

爲安危間不容髮急緩全不留心懇乞聖明自爲著緊嚴申無甘僂辱之旨以圖整頓重新事遼東自邊境陷沒以後廟堂之上事全失著用不擇人事去都娛幕怡堂事來各手慌腳亂大壞極敝已經兩年乃始起一熊廷弼爲經略雖倖以平日威名張臨時氣

勢虛聲恐喝。麤息半年。然而軍中俱數米而炊。人衆各約腹而食。卽防守亦僅其人。而用內無協應。外強支撐。封疆之事。固有司存。而誰實協贊。廟謨誰實。居中調度。假令事事著心。件件應手。敵亦何至藐視。若無一個人如此。此安危榮辱。何等時也。猶且奄奄寂寂。不見一言引罪。不見一事整理。臣竊爲當事恨之。羞之。而洗羞雪恨。急請自皇上始。廷弼身當重任。自合蹇蹇匪躬。誓師勵將。以報皇上賜劍賜袍之恩。然而邊兵之暴露勞苦久矣。一言之獎借。尙屯一鬻之饗犒。久滯經臣之空言。振勵申明。亦旣口血俱乾矣。當人言熒惑之會。將士驚迴觀望之餘。臣謂若無天語。以發揚經略之威重。則萎蕪之氣色。不開無欽使以重一人之寵靈。則頽頓之精神。不起非御頌以張九重之優恤。則效死敵愾之念。頭不奮。急宜命閣臣擬敕書一道。遣有識力忠義官一員。同前票擬犒賞。

三四十萬銀兩。賫捧以往。激勵將士。宣諭人民。并慰勞經臣。無以身爲申勅道。鎮諸臣和同努力。以無負皇上任使者。昔有一言。煖於挾纊。讀詔而無不泣。下誓以死報者。政今日人心。渙聚關頭。收拾發揚第一緊著也。至若本兵不知主領何事。調兵頓矣。募兵又頓矣。未到者。地方官不應矣。已到者。公然多一呼而逃矣。中間或忍餓不過乞丐而逃。或跋扈不用。命行劫而逃。作何收拾。作何處治。本兵總付之不問。不知從此更無一人肯出力矣。邊疆有事。旣不能得之於天下。天下有事。更將若之何。只有束手待斃而已矣。竊謂誤皇上天下者。必本兵也。故今日之事。當先責問本兵。卽宜責問輔臣。并責問在事諸臣。數年以來。起亂之罪屬之何人。養亂之罪屬之何人。誤用人之罪屬之何人。一誤再誤之罪屬之何人。何以一旨之下。朝更夕改。以一事之議。甲是乙否。何以發兵者只

管出境不管出戰何以解兵者只圖有數不圖有用何以用錢糧者只憑關支不憑查銷何以處錢糧者只見增加不見清理天生人才何以銷鑠至此祖宗法度何以隳頽至此各處邊疆何以廢弛至此一一詰問令其回話取具罪案姑待以不死使各洗心剔骨打起精神更圖整頓如再仍前必僂無赦庶幾晴空一震卽醉夢之沉魂亦驚頂顛一針則頑鈍之膏肓頓起前日明旨之所謂無取僂辱者如此方有著落此又激士氣振國威之一緊著也乃若邊事亦有當問者贊畫劉國縉特起田間不知所贊所畫何事而驕饕恣睢去來任意寬緩舉動大賊聽聞撓廷弼之失小妨軍國之計大生平自許謂何而周章若此若夫錢糧開銷不清動以萬餘計臣又有不能爲國縉解者同知馬紹芳便宜從事保全孤城中間指授方略厯厯中窾明經有此令人愧死而勞苦功多尙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七

未見實爲優敘則明功過而示激勸亦是邊事一要著也而總之又全在皇上之用人今之議者曰天下事難矣九閭又叩不應矣件件費手矣臣則以天下尙完全宇宙如許大安在卽屬不可爲之時聖主猶足以有爲事只在人爲人只在肯爲耳安在居朝居野盡屬不能爲之人不見土木之時乎成何朝廷成何兵馬庫藏于謙一力擔承多方經理十二團營屹乎虎豹力返淵虞之墮日彼獨非男子乎先朝有倉卒報至中外惴惴無人色本兵王瓊徐曰已用王守仁在 upstream 不必憂賊大都臨事綜理先事治辦止有在著緊處無失先手著實處下以死工以一片血誠聯合衆人感孚明主功名生死付之度外范仲淹曰盡其在我夫我則未盡而曰不可爲矣委之氣數聽之君上付之僥倖國家亦安用此臣子爲且問今日只恁不設一備不展一籌萬一直擣長驅燕都一片

地臣不忍言而不知此二三當事竊位尸祿頭顱屢封疊廕妻子共大小諸臣安頓何處念及於此臣心碎矣臣語不擇音矣宗社安危在此一舉矣萬惟皇上自爲社稷計念念爲舉朝事事爲中外以洗靖康之耻以保全一統之天下九廟之靈幸甚百王之憤幸甚至於經臣熊廷弼近日急難號呼語多過激人端能原而諒之但鞠躬盡瘁之日皇上託重之恩且宜置毀譽是非於度外况身饜多病百責攸叢勿分全力而耗苦心臣又爲經臣進此藥言也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言邊事疏二

萬曆四十八年

爲邊事一勘可明再遣言官非體懇乞聖明急勅閣臣改正以保危疆事臣惟祖宗設立科道等官凡內外大小各衙門事體許得風聞糾正或有議論未定事在彼中難以懸斷時一行勘要以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八

祈核實以服被言者之心夫亦就各該地方撫按勘報或另差官會勘此由來一定之體未有卽以言事之官勘所言之事者臣等辦事該科接得遼東經略熊廷弼乞勅原參科道來遼速勘以清朝議事一本奉旨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略熊廷弼屢次在朝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功罪就著魏應嘉等前赴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欽此臣等不勝駭異此在閣臣當日稟擬之意或曰遼東之事卽勘以言邊事之人則功罪不更人而擬一可以服舊經臣之心一可以省更爭駁之口不知勘者卽言者就令勘得逼真心雖肯服所勘之人與所言之人各不相下口反滋多成何政體况日者遼東地方經臣舊者意氣已頽新者經營未定乘瑕抵隙儘有可憂又突以欽遣科道三人往勘道將之精神耳目不免照應替亂一番中間恐有不便斯時也臣謂熊廷

跬之功罪 小而封疆之關係爲大矣故聽勘旣奉有明旨在舊  
經臣以待 離任之人祇宜虛俟滿朝公論靜聽皇上處分不必  
紛紛角口在閣部大臣祇當一面責成新經臣以全副精神緊代  
舊經臣無存誰先誰後之心一面督催遼東新按臣張銓前來監  
督卽著平心勘明具奏成命力請收回無傷從來論事大體致啟  
後來交爭釁端斯於邊事國體均有攸賴不然使風聞言事之人  
卽作原事勘問之人無論道路之往來各該職掌之耽閣而建言  
者與被言者日相駁而日不降心以後議論日紛葛籐不已或煩  
明主之聽覽而漸成言路之睽疑誰執其咎閣臣卽不自慎重絲  
綸職掌其於封疆社稷何哉

言邊事疏三 萬曆四十八年

爲邊事敗壞可虞廟堂計慮宜決事臣閱遼史見遼主阿保機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九

攻幽州也吳王李昇遣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  
以水沃之火愈熾遼主大喜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  
乎因指帳前樹謂遼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遼主曰不可述律  
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  
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  
笑吾部落亦解體矣遼主乃止噫此兵法也亦兵機也今遼東行  
徑似亦出此人見其不長驅而來遂以爲素無大志我可安然無  
恙而不知吾之寨日劫也堡日空也人民日殺掠也馬畜日驅趕  
也我搶獲之數不如喪敗之數也恐凋敝憔悴而安受吾燼也樹  
無皮而不能生吾城無屯堡人民馬畜而能存乎經略熊廷弼始  
不得已於人言矣議經略者終難以抹殺其功隣經略者亦難以  
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一載之倖安咎在積衰不振悵萬全

之無策此臣所以不能爲廷弼諱也爲廷弼者有二策焉思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則當廣收羣策勉圖後功卽萬矢攢胸吾日不瞬以全副精力誓清積寇以答君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邊局必不可支困憊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繳還上方帑橐待罪求賢速代請旨上裁祇恐誤封疆絕不顧誤自家聲名爵祿是又一策也總之邊警日間人言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端不宜倣近來頑鈍行徑旣不認做又不肯去使麻木不仁之症受之國家至於廟堂之上亦當焦思邊計博採羣謀大家悉心斟酌外料敵內料己尋一得當之著或循資或破格擇一得當之人寧議之而後用無用之而後議寧儲人以待用無臨用而尋人旣得其人則當如唐臣陸贄所言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畫須某邑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十

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無從中制其謀無從旁掣其肘且亟正敗奔諸將喪師辱國之罪以倣後來任事之心邊事其有瘳乎不然而漠不關心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勘再議再勘及至商量停當時救敗已無及矣臣志急廟堂卽肝膽肺腸不敢用以自爲遂不知其言之迫切統惟聖明採擇施行若夫軍馬倥偬人心危玩暢發威靈查核軍實監軍御史極是緊要之官巡按張銓才具識力人望夙歸題差已久此何等時也不是從容省家之日都察院急移咨馬上督催到任可矣亦惟我皇上一併勅下施行

言邊事疏四

泰昌元年

爲緊急軍情事臣於本月十四日接得總兵李光榮塘報本日子時又據遊擊馮大梁大牌報此時遼東存亡旦夕莫必經略熊廷弼或能力抗強兵保全孤城亦未可知萬一以積衰之勢屢破人

言方寸且亂將士驕頑威令難行斯時精銳既盡心膽俱寒一路備禦全空手足莫措誰爲皇上共守此封疆者本兵黃嘉善急宜一面挑選通州練兵保定募兵及京營選兵合萬餘人厚其糧餉激以忠義揀一智勇大將統領令之策應一以壯遼東聲援一以作神京捍蔽此在今日不再計之著仍乞勅下吏部集九卿科道會議擬備堪任經略一二人一面添推左右司馬各一人共從長計議作何方略諸臣無得仍前悠悠泛泛號之不應必至斷送封疆而後已也本兵黃嘉善一籌莫展誤封疆誤宗社以誤陛下容臣等另疏上請誅斥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立東宮疏 泰昌元年

爲仰遵先詔俯順人情懇乞册立東宮以端國本以光聖德事臣惟自古帝王深懷宗社之計未有不先崇國本者定名分以繫人

乾地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十一

心早諭教以成令器三代有道之長恒必由之我皇上茂膺天眷春秋鼎盛篤生聖嗣狗齊異稟中外共戴先皇帝先后更極寵珍故前者賓天遺詔首以册立長孫爲言皇上仰承先帝付託之重俯念臣民屬望之殷旣補闕以揚庥復稱善而歸美如用人發帑撤稅三殿諸事遠周九塞之外細察四民之隱無所不需發無所不露沾中外歡聲雷動謂聖主當陽立見堯天舜日卽我朝二百年來列聖嗣統未有轉移太平如是其迅速者是以羣情鼓舞亟頌離日之中願快覩前星之耀引領而望曰儲宮早建震器夙成將世世太平無窮期矣頃禮臣議請册立非直欲成皇上孝思亦以曾遠近臣民欣欣相告之情也臣考祖宗册立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宏治五年立武宗爲皇太子時未

周歲卽先帝之正儲位也亦僅六歲耳今皇太子年十六歲矣以皇上御極未及旬餘較諸帝青宮之日不啻已遲且皇上不數日間行如許繼述事豈其遺詔首重之典冊立故屬可緩乎臣謂國家事卽細務在臣工之可循行者猶嫌迂迴若大典爲聖明之斷在必行者更宜爽快則今日率遵祖宗之舊章允叶神人之通願當無俟再計矣矧皇子昌齡日茂未離阿保近習浸尋能無愾溢維是體統一尊遠媒褻而卽莊嚴則氣體以堅一善也名位一正去幼志而心衮職則德性可成二善也宮僚漸備親賢良方正之日多三善也伉儷維時開虹流電繞之祥遠四善也孫謀已裕燕翼無窮先皇帝先皇后膝前十六年之愛注益可以卽安五善也若夫龍軒甫正鶴禁旋開跨盛美於前朝綿靈長於萬禩於皇上遠猷鴻業尤善者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正國本以正人心社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七

稷之福也萬方實嘉賴焉卽曰思慕未平遽難慶舉吉禮則煌煌遺命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正思慕中之繼述矣願我皇上之斷而無需也臣辦事禮科曰前大典如恭上大行皇帝尊諡暨追尊聖母尊諡祇俟玉音傳制諭禮部遵行之外禮則莫大於是矣臣故不敢不繼禮臣以請如果臣言不謬乞勅禮官擇吉具儀舉行敕令閣臣慎簡官僚以備輔養元良之任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竦息待命之至

申明禮制疏

泰昌元年

爲申明禮制以尊朝廷以肅人心以光聖治事臣等恭遇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諱之朝知無不言我皇上大翁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稽首受成快覩太平之盛原不必輕有瑣竇節瀾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爲四維之

首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於是焉在而總理綱領則莫要於尊朝廷矣竊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頽弛威嚴日成陵替幾不復知有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列爲數端稍佐邦禮之墜以維新政之綱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昔劉章於外戚亂政之時李勉當干戈搶攘之會尙能彈治喧嘩肅清班列我朝禁衛森嚴著在令甲者豈不稟稟日星偶因年來雜籌無唱雉扇希開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皇城之內殿庭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掉臂於其間每遇午門朝見雜選無章甚至班行之中間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終喧嘩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廷近輔臣新奉嚴諭肅清褻慢卽當責成該部及巡視皇城錦衣侍衛等官查照憲典參稽近弊於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無徒文告如仍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三

違玩喧囂不成體統容臣等得據實指參痛加懲創其儀仗所設繖扇旌幢等項正先王所謂服物采章以照臨百官者急宜酌令改製以煥觀瞻至間朝之法會典具載亦當時一舉以行以防疏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振聳其於新政不無小補矣一曰通君臣接見之禮夫祖宗遺制有御殿視朝而外有午朝御門之儀凡機宜要務與各部大臣委曲面商諮諏詳慎不特傳旨判可否而已不至庶寮凡衙門有事者分管答應皆得咫尺天顏躬承揚摧所以人無不得效其忠事無不得要其妥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卽各部尙書如蹇義夏原吉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屢蒙顧問備極繾綣甚有奏事移日跪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手論批答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忌隔絕稍有隔絕卽開蔽壘諸司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宣

問卽便恪共今我皇上聰明天縱虔始勵精諸臣奏請御殿舉行奉慰謝恩之禮雖聖躬小有違和亦勉勤接見仰見泰交盛事同符聖祖不待臣等預爲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羣情尤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恩問垂宣問如吏部則問其敘用幾人得用幾人務爲官而擇人無爲人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屯鹽考成之法無但虛有文章帑藏空虛之故更圖作何料理倘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於遼東未靖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尙書責其調度方略戰守機宜遼東何時可平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嘗自几前稱悉心料理以寬先帝之憂今旣浹旬矣而覈實奏功安在母得虛爲擔荷苟且延捱有負封疆竊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喫緊事務不時一加詰問庶情竇知微職守無曠若臣等職在言路遭遇聖明自不必爲朱雲折檻之直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古

栖楚碎首之忠倘有處置失宜輿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牘之外間一出班面奏親奉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脈流鬯此尤新政之要圖也一日昭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於自決臣子之節也黜陟取自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寢閣裁決稀聞凡舉世號爲大奸大貪與頑鈍無恥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棄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間言之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然其中亦有事體重大須憑勘處或賊私狼藉合當追究以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敢故有幸免黜幽之典而悻悻言歸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故里黑白未分是非莫定卽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之固矣至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知怒衆而寃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闋病痊而不來赴部坐待華遷或匄宣省方而徑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之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

非政體伏乞勅下部院凡大小臣工自今以後凡經彈劾者一  
虛公覆奏如屬風聞誣指不妨昭雪若果有事迹可據罪狀可徵  
當依考功法分別議處輕則屏逐降調重則勘問追贓卽卿貳大  
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國家之事權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  
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毋槩從格套曲賜勉留人但謂先帝有辦  
事之人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  
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窟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能彈冠而連茹  
繼進此尤正邪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日申章疏入告之  
禮夫古來文章有體有要況於奏對尤貴疏明昔先臣戶部尚書  
韓文屬部郎李夢陽具疏草而屬之曰是弗可文文則覽弗省也  
是弗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兩言者可以爲萬世章奏之式自先  
帝深宮靜處一槩封章多置高閣於是渺無顧忌掉弄筆鋒言一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五

事而旁及他事言一人而攙入衆人不舉其姓名指其來歷或稱  
其地或稱其官射覆藏闖捉風捕影若使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  
然不解所謂者原其本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宸衷之採聽  
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惟其語涉含糊人可更  
換於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佯付之不知試問漢唐以來及  
我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  
御覽伏乞申飭臣僚凡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辭曉暢言簡意盡  
卽如鋤奸斥佞只須槩括數端不必連篇累牘某人某事直截指  
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徑撮其大要以備省觀不得  
抄寫文移累累重復其撫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譽之廉能卓  
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有劾其貪酷萬狀而罰又不足以蔽其罪  
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劾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

奏之體所宜申飭者夫先帝之厭棄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  
故紙不知積厭成玩以至於人主之不見信則言者亦不爲無過  
也今皇上方宏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約之忠此臣所拳拳先  
爲皇上告而并爲羣臣告者也以上四款臣蒿目疚心爲日久矣  
幸茲朝政聿新改觀易聽之日不避瑣聒亟爲申請倘能俯采未  
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由於此若夫  
國家大典如冊立已奉有旨中外快覩盛事在卽大行皇帝皇后  
喪禮見在逐節舉行其郊廟經筵等事容臣次第上聞至於臣鄰  
在位有懷奸抱慝以爲聖天子新政之蠹者所謂見無禮於君如  
鷹鷂之逐鳥雀是又臣之職也其何敢讓焉臣無任戰慄待命之  
至

慎擇東宮近侍疏

泰昌元年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九十九

六

爲元良之輔導爲急摯御之關係匪輕懇乞聖明慎擇近侍以成  
睿德事頃該臣循職掌以冊立繼禮卿上請蒙渙綸音擇日具儀  
中外間之無不翹首歡呼極口讚揚謂先朝衆舌幾敝乃見成功  
今時片語甫宣遂定大本此朝廷宗社之福也龍飛御宇方錫極  
於太平麟趾紹休將庇民於奕世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顧間  
鶴禁宏開經筵肆啟凡慎簡官寮以資啟沃輔臣當此際而不仰  
體宸衷俯收民譽以達海內之望者非夫也度前後左右罔非正  
人矣抑臣猶有慮焉一日之間親士大夫者幾何時講幄一罷官  
正巷伯實爲政矣是故古者諭教有法不惟重凝丞輔弼之選尤  
擇及綴衣虎賁之流懼一傅之不勝衆咻也今縱詹坊得人而或  
禁近不擇竊恐貌祇勤於三接情終移於十寒方正之嚴憚何如  
便僻之狎昵造次之開陳何如讌閒之侵灌閑之以規矩準繩非

哲人誰知違乎道導之以戲豫馳驅在冲齡尤易異於心矧追歡  
聚樂之場於萬斯億乘間迎穢之巧出鬼入神始猶置規爲瓊久  
則沃水於石事有不見不聞惑乃易方易向何也情以物遷習典  
性成其所漸靡非朝夕之故也願陛下加意慎擇使忠直知禮義  
者周旋左右而無令猿巧狠戾者得以雜進耳臣際此大典宜備  
引師保之職修談春華秋實之盛而惓惓以近侍爲言者以古者  
就傅於外庭後世尊養於深宮卑之無甚高論不欲先聲而後實  
也非直此也見秀夔而知陰生觀益水而識天寒機在防微事貴  
謀始寧被無感而慨之謂不願世有李文靖之名也如臣心可諒  
臣言可採乞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劾內官崔文昇疏

泰昌元年

爲發明聖躬違和之由敬陳保攝萬安之法以昭聖德以慰中外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七

人心事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三親友猶必尋醫  
看視一醫無效急爲責逐更求端不忍以主人性命誤之庸醫而  
漠不痛心聽之造化而不爲設法何況臣子之於君父顧有所顧  
息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我皇上纘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政銳意  
勤民兼之禮儀過勞哀思過節以致小有違和原非有沉痾宿積  
之疾也乃本月十二日十三日諸臣再見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  
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宮門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  
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天顏睟  
穆玉履安和卽或小有勞頓何以遽至於是及十七日大選有鄒  
內官同吏部尙書監打選官印子諸臣敬問聖安並問所以大不  
安之自乃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果如臣等理度絕不相干  
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白流傳之

誣猶以事出內廷不敢遽指庶幾聖躬漸近安和亦欲相安無說  
頃蒙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誤皇上困頓至此臣乃  
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  
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  
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皇上之日日萬幾繁  
瑣哀痛精神不無耗費於法止宜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  
遂令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如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  
曰與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奸與文  
昇之黨四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旣益聖躬之疾又  
損聖德之名文昇之內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  
誤用一藥皇上初用文昇一劑便泄補倒置如此有心之誤耶無  
心之誤耶有心則壘粉不足贖或其無心一誤寧堪再誤皇上奈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六

何尙置賊臣於肘腋間哉社稷有靈臣民共祝天心效順定卽勿  
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  
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恰宜尋諸臣中有知醫者日於  
宮門前齋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  
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懇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  
中外使知聖躬不完全是用藥之誤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并請皇  
上暫輟機務沉心習靜但隨意隨時召皇長子同衆皇子承顏導  
喜於前以發天性之眞和或又擇一二通書史大義內臣常在左  
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可喜之事以清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  
目清肅精神悅闔旬日之間勿藥之慶定自天保定之矣惟皇上  
採納又臣前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  
爲懇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難干聖明

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慮假借之端尙在希覬之念不止請爲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無上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后有礙尊之以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礙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難已耶當年主鬻未定實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無須於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皇后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禮官嬪無可以妄自尊之事試思聖母慈仁配天育聖辛苦勞劬垂四十春秋我皇上孝思無極止能崇上皇太后二字之追尊如貴妃當年今日舊眷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必不可萌之忌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姑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官省心回念凡朝見必須啟請侍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安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九

其分善保全先帝之明德於有終與殊恩於無已也若我皇上垂念前朝寵貴舊人止當天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霑渥而名分自嚴僭踰難啟亦願詔旨無輕發閣中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皇上保民保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而已他非臣所能知也奉聖旨這所奏朕册鄭貴妃進封皇太后係先帝遺命昨因右都督鄭養性疏請辭封今已輟止不行外廷無再竄擾御醫房提督崔文昇已有旨了皇長子擇用端人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乞早清宮禁疏

泰昌元年

爲登極在即中外仰瞻乞早清宮禁以正分位事自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陛下即日登極用愜輿情而遲迴慎重必待諏吉者固以祀告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宮中有先朝選侍欲

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宗廟神靈所託重之身輕付之不可倚信之手故力請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於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正乾清此臣等之私願忠於陛下之深心也祖宗之社稷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既有公疏臺臣復有專疏有分疏異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爲陛下正位乾清宮而發選侍智人也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旣稔聞之矣今臣等靜俟五日矣登極已定明日矣天子旣登大寶豈有還偏處東宮之理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於其間種種情形實爲非分非法且又奉有移宮明旨若仍復借擇吉就延豈眞欲中外之共主長遜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且謂令李進忠劉遜魏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先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指借皇貴妃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干

色遂目無幼主乎貴妃虛名耳冊立雖係先帝遺命開恩尙在今上新綸况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卽皇祖與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兩宮聖母若在召對之間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何人非嫡母非生母敢忘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此孺子作此大不敬語天下其孰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遷就宮殿聽其悍然頑然敢抗明旨以據之臣謂陛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過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矣仁再不可過矣謂宜勅令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諸人傳知內廷但恪遵天語卽是吉祥不必藉口擇日立著移入一號殿養老自便是爲守禮安分猶可望陛下之恩禮或當自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遜等定當思三朝養稟凜凜焉知所以效忠於先帝之子孫無謂陛下冲齡上方三尺劍么

磨頭顧卽不足畏也至於閣部大臣旣當鼎軸并宜矢公責成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血誠開之報主今日侍起居一切聲色玩好俱不許雜陳於前庶幾志氣清明精神強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於此蓋以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祇因前日鄭貴妃亦以保護爲名不離乾清左右雖天啟先帝聖聰隨卽謝遣而病體之所以沉痾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恨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遠慮故此一移宮事臣言之在今日陛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再爲姑聽之說亦當在今日以無負先帝憑几輔陛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寢之處安而後陛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卽安不然但直駕前奔走清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尙未安頓清楚則緹騎侍衛原不乏人亦何取諸大臣僕僕牛馬走其間哉臣待罪諫垣茫無短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三

長祇以論劾奸醫崔文昇深防名封凌逼之漸三蒙先帝召對得隨大臣後與聞顧命此誠千古殊遭雖捐糜頂踵不足以報先帝之知昨者銀幣之賜尤同諸大臣特荷恩施君父頒賚義宜祇承而中間拜命之餘感愧交集不容不特申諸臣善後之請以效涓埃萬一之報總之臣一念癡愚過慮止知愛陛下之正始必不可少遜避之名位計社稷之安危必不可不杜防於微漸且并以成先帝之寵嬪於禮順心安也若有不思尊天子而曲徇怙寵之宮人泄泄作一日之悅從萬一大費後來之收拾此無禮於君之徒九廟之靈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填集握筆泣流不勝哀懇待命之至奉聖旨移宮有旨了該部知道

敬述移宮始末疏

泰昌元年

爲敬述移宮始末仰質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事前月李選侍

移宮一節避至尊之宸嚴還相安之分位此亦宮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之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景未著則在外之間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他時之實錄是亦當事諸臣含濡不言之過矣臣偶以侍從小臣屢蒙先帝召見又叨皇上眷顧常入扈從目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噤不一語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每憶先帝憑几之言留神國事間亦於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丁寧則曰輔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朝家法甚嚴且召對外臣內廷更宜何如嚴肅况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於要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三

非知有顧惜忌憚者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一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臣是以心口相問憂來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甫至宮門而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先帝昨日几前殊於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主君爲重宜急入請見一見卽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守乾清宮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臣冒死忿詈謂先帝宜召諸臣今已寔駕皇長子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光景也諸臣扳望遺弓呼號甫畢恭請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龍軒至文華殿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皇上卽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正始不宜草率張

皇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從容卜吉而中外諸臣皇  
皇猶深以本日不登極爲危者蓋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憑  
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蟠結窺伺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洵  
洵共有過慮當時臣實妄言今日之事止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  
極之登與不登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又議皇上宜  
歸何宮有謂卽當責成選侍託以皇上者臣思想先帝要緊語意  
又思想前日挽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  
有認爲皇親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冲齡天子不宜託  
之素無恩與德之少年婦人耳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  
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就而亦不可  
得乃聖駕果徑就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御極之期  
既定於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五

移宮之專疏蓋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避宮人復返青宮之理而  
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  
有正名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官旣不得不不移移自不得不  
速新天子舊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官卽欲加恩李選侍原不  
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至尊安本分爲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  
遠且深長不然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蠹猶  
挾舊宮嬪踞天子之宮以抗冲年之新主俾登極之後返青宮非  
理歸乾清未便乘乾伊始遲回於託處之安是尙成其爲體統正  
而朝廷尊也乎哉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移  
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後臣隨向諸大臣謂移宮自移宮隆禮  
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  
始安大臣於此當密有調停卽本日緝獲罪璫亦只宜殲厥渠魁

無過深求林引此又以令反側子各相安也大抵主上冲齡方其宸居未淨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時之寵愛爲輕及其宸居已安旣盡臣子防微之忠卽當體皇上加天之度今諸大臣言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聖躬肅清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亦臣子尋常事臣又不過從旁與聞末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瑣言之豈得已乎哉豈得已乎哉移宮之宜速臣等一時之過計私愛止見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淨絕不見宮嬪之有可復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稱選侍徒跣踉蹌絕食自裁并捏稱皇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處罪璫過甚甚之有謂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風聞憂時之士誤收爲一時感慨歎惜之資而傳影傳聲之餘或伏作此日不明不白之案事有關係不但在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十四

臣臣安敢無言夫初一日出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日移宮之爭事在公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迫自遠心九廟神靈監此熱血若夫緝拿罪璫等人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懲此亦清蠹破叢之一道只在法司酌情法之平耳且亦於選侍恩禮何與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爲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人今日惜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年之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爲愉快也與哉况兩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噉鸞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八妹俱無恙之旨乃知皇上雖念及孝和皇太后當年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皇帝前日之歛戲海涵天蓋義盡仁昭已是善處宮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

一念之愚願與中外昭示者如此今當一陽來復之期又是天心  
泰轉之會倘蒙聖明察臣之愚赦臣之罪再採臣之言更於皇四  
弟皇六妹七妹皇八妹時勤召見論安而優念其弟妹或不妨曲  
及其母若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數夫蓋尊愛先帝之愛  
子愛女耳當亦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  
以完堯舜之美以杜傳訛之口臣愚萬幸天下萬幸奉聖旨這所  
奏移宮登極事不惟科臣親歷凡大小文武臣工所共知共見者  
極正極公極切極直覽奏甚愜朕衷著昭示中外以釋羣疑楊漣  
當日竭力憤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其所奏論安加恩朕知道了  
幼本兵黃嘉善入大罪疏

天啟元年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五

大司馬以內贊廟謨外資籌畫無事爲徹桑之謀有事爲戢焚之  
策及其不効則束身待罪力求誅斥未有庸鄙陋劣如本兵黃嘉  
善者久歷邊疆止用虛冒軟熟以至今官方其被命偃臥家園不  
肯乞休人言叢指僉謂不死不活之人決無入主中樞之理乃竟  
蒙面而入長安旣已受事邊腹皆其身上事况遼左關係甚重豈  
宜愆忽當樞如度楊鎬之不能任經略則宜請換度李如柏之不  
能任大將則宜請換不然而度鎬柏之必敗則宜嚴戒甲兵以備  
應援而茫然無主濶過半年與輔臣熱心封拜孟浪作馬上督戰  
之事因至三路敗衄假非社稷有靈此時都城守備空無一設試  
問長安一片地嘉善當收拾何所此其籌敵之不審因之震驚宗  
社一大罪也邊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提兵重出是何等事而李  
如柏酒肉之徒儼然登壇一入而邊城相繼陷矣乃拾宰賽之殘

級遽然上首功以欺神宗當時將擢用之人實誰主持倘非舉朝力爭而某某又叙功矣此其用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守二大罪也二帥既歸卽宜上疏力請正法而聽其見朝聽其上本佯爲不知者表裏爲奸盜鈴掩耳其意不過曰兩帥之罪正而馬上差人之罪併發耳蓋旣欺神宗又欺先帝若非皇上英斷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然死灰驕白日矣從此邊臣更復何所顧忌此又嘉善之比周爲黨大罪三也僉募民兵所過州縣劫掠公行其赴通州就練者安家之外又索安家二年之外且許歸省夫此兵旣不援邊又不守城而主客分轄亦泛泛無著落夫結閭閻如許愁怨費皇上如許金錢僅成清人河上之逍遙是何法紀制馭此爲撼搖邦本兒戲軍機大罪四也士兵各邊之調誠非得已而申明約束此本兵事乃各處逃兵僅逃之咫尺不遠都門明是犒賞之不明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美

鼓勵之無法若使犒賞以時又力誅一二首逃將領以儆之豈其無忌至此而今逃兵且公然拒捕殺人矣譬之人家今日走一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問恐主人有事無難掉臂而去之矣是嘉善之怠玩九邊取笑四方大罪五也至於推升將領或視賄之多寡爲官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爲官之冷熱兩年以來庸劣被參之債帥是錢神夜半之壘援而報國有心忠勇素著者反不得收其一臂之用是嘉善之大啟倖端日蠹邊事大罪六也先是楊應聘至京奉旨署印嘉善鬱鬱不得志及應聘病歿暗地自喜故祁光宗推已一年不聞一疏催其到任張鶴鳴命下累月亦不聞一疏速之來從事立心如此又安望其主持少司馬之公論乎是嘉善之媚嫉妨賢大罪七也最可厭者戀權不已託之守禮低眉內閣仰息中官見人言難防則曰畏切責以逃之切責之謀旣窮

又詭託溫旨以揜之近又將借名顧命大臣希圖牢定脚根不動矣班行首玷人或比之於象謂其昂然大物日但食廩侍班好看而他事事可憎是嘉善之戀位佔權遺辱中樞大罪八也至於皇祖彌留之際召見閣部大臣嘉善親於御榻前奏曰邊事皇上放心臣雖不才不敢不竭力爲皇上分憂今旣兩月矣會練一兵簡一將乎畫一謀乎邊疆之警報日聞而制勝設防者未見分憂之言在耳而所謂竭力者安在幾年誤皇祖之疆場而又終之以面欺背棄嘉善亦有何面目以見皇祖之臣子乎哉嘉善之被論杜門屢矣當事大臣或以中樞無人或以攀人遮面每每狗禮擬旨慰留此於嘉善之挨取封蔭得矣而不能幹旋安攘一事試問國家有限封疆能當得幾番敗壞乎有限之財賦能再得一起徵調十八萬乎能再當得一年加派八百萬乎而各邊武備懈弛內地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毛

民窮盜起不急圖改人更理又能當得本兵再饒倖乎今聖主維新邊事勅令會議督撫將士經略諸事而居中調度者猶令頑冥戀位之人占住不休卽日更經更撫恐亦無益於成敗之數也故敢明目張膽列其罪狀伏乞皇上將臣疏及以前諸臣論列嘉善之疏一併勅下九卿科道會議皇上下大奮乾斷輕則除削重則誅殛一面簡令別部大臣代署一面推兩部侍郎前來料理庶幾雷霆一震人情知奮邊事尙有可爲而在兵言兵亦微臣以忠先帝而報皇上之職分也奉聖旨邊事其急本兵去留關係匪輕著九卿科道會議具奏

乞歸田里疏一 天啟元年

爲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仰祈聖鑒允歸田里以答清朝以全微尙事臣楚鄙豎儒荷蒙神宗皇帝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

先帝初登大寶，陡膺危病之時，臣痛念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三十年，仍一旦禍發於女戎，不十日命危於奸豎，宿毒蟠據於再世，九鼎孤懸於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違和之一疏，自分妄言，官掖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先帝過垂採納，特賜宣召，以一介小臣微主知於病榻，委頓之時，蒙特賜於末命，彌留之日，三生自咤，爲奇逢千載，亦誇其殊遇。臣卽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於萬一也哉！乃因前月備述移宮始末一疏，復蒙皇上特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甚明，加以聖諭諄諄，備言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恩禮篤厚之次第，皇上之量同天海，而孝隆唐虞，旣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於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禁近。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九十九

五

事恐傳訛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噴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綸綽之褒，過邀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主德之苦心，反爲誇詡，臣節之左，參臣之不安一也。當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羣瑋擁蔽之日，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蹶呼號相應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慚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爲力，臣之不安二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先帝三十餘日之深仁，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艱危，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

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猶謂過情叨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  
安三也臣受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  
今日引分自循可以仰報皇上俯全臣節者惟有決去一著而已  
夫以安社稷爲悅臣兒童讀書時卽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  
反以忠直爲諱者又况移官始末了然在人耳目自有聖明之特  
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沮而必欲求去也哉祇緣臣生來薄  
相蠢具直腸以賦命窮蹇處世骯髒之人而際兩朝知遇之隆被  
聖明獎諭之過人世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於此極矣今日捧  
載錫之恩綸披上方之文綺竇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  
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詩  
書而共快卽不幸身先犬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先帝於在天  
見先臣於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笑龍逢比干當年遭遇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五

之窮矣若乃因循繫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主眷以梯榮挾孤忠  
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鷂之  
逐而終甘鴟鼠之嚇陰懷蠅蟻逐羶之情而陽附狗馬戀主之跡  
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豈皇上之所以畜臣也哉夫人臣之報  
主不同有以居官奉職爲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報者使臣居官  
奉職一身之識力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若臣一去焉或者知止  
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  
全不獨在己此又臣倦倦去國之深衷所欲自効於陛下者也臣  
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不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  
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  
叟歌咏堯天舜日於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封付在科聽臣同  
官題請署管外臣齋木赴文華殿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聖

明鑒臣之愚赦臣之罪放歸田里臣無任戰慄感激待命之至奉  
聖旨人臣隨分盡職何必過爲引避楊漣著照舊供職無得輕率  
自遂該部知道

乞歸田里疏二

天啟元年

爲恭謝天恩寬宥竄陳福薄災生終懇聖明允放歸田事臣本月  
十九日奏有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乞歸田里一疏卽於  
文華殿門叩頭出城候旨自分職守擅離無辭斧鉞束身荒寺恭  
候處分今奉聖旨人臣隨分盡職何必過爲引避楊漣著照舊供  
職無得輕率自遂該部知道欽此自天有命霜嚴其實春溫無地  
措躬袞披更深鉞凜何敢冒昧再有竇干但臣前日拜疏之時切  
念一介書生七品郎署戴兩朝之寵遇荷不世之褒嘉甘棄清朝  
懇言歸里龍顏日表知再覩以何時天澤春暉恐得報其無自深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辛

惟古人禁闔愛君之念俛思臣子狗馬戀主之忱已不覺心淚俱  
枯形神欲絕及出城之後同朝同官諸臣肩摩踵接相責謂臣受  
恩特重無故引去非忠復有先朝忠直老臣執手大義曷勉語言  
先帝當日艱苦之狀感念皇上此時孤立之情彼此流涕交頤哽  
咽無言以別而臣神情營魄竟恍然如失矣再當夜氣清明忽其  
心口相商君父無逃之分彼衰遲雪案尚思博一第以致身忠義  
不死之心卽斥逐天涯且冀得生還以圖報乃不老不病忍心忘  
新天子之殊恩竟若喪若狂無故效小文起亦行徑觸忤師父之  
嗔呵招來朋友之責備宛轉生平之期許躊躇未報之恩知幾回  
酸楚幾回感痛幾回汗疎窗月照心循牀痛哭又不覺聲盡而繼  
之以血也遂爾精神恍惚牀屋若旋臣舊有怔忡之病陡發震焉  
如擣此眞福過災生卽欲服官無益臣向無病不敢虛以病欺今

病矣又何敢不實以病告臣無病而請去安得有病而願留皇上以臣無病而責之留以臣有病而放之去則君臣始終之恩義等天海涵宥之深矣伏乞聖明仍憐臣之愚赦臣之罪俯賜恩旨早放歸田縱康鹿於山林覆犬馬以帷蓋倘得倖餘視息猶能與子孫祝賽聖恩於萬年也臣無任感戴惶仄待命之至奉聖旨楊澗既以病請該部酌議具覆

辭免太常恩命疏一 天啟三年

爲君恩甚重臣福難勝冒死乞休以免曠官事臣猥以草茅荷蒙作養三朝叨列諫垣殊慙尸位前年忤病劇蒙恩赦放歸田一飯未敢忘君二豎交侵爲祟雖幸視息猶存却已鬚髯半白矣本年四月接得邸報蒙聖恩起臣禮科都給事中聞命自天感恩無地苦舊病之未復懼新任之難勝方於七月內拜疏告致何知疏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三

方在途未及上達而新命已下再擢今銜切念臣粗知君臣大義敢懷規避私心未入除書原不萌嗜進之念再臨君命實自激效忠之思况國家多事之時豈臣子愛身之日無奈心與身違病忽時會造物格人仕路臣亦無如命何爲此冒昧籲天懇請休致伏乞聖恩憐准自此以往之年皆天地再生之賜矣臣不勝悚惶待命之至爲此具本專令義男楊裕齋捧謹具奏聞奉聖旨楊澗著遵旨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辭免太常恩命疏二 天啟三年

爲宿疾未痊人言偶及新恩難赴懇乞聖明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事臣本庸才智力淺短邀時之福塵忝梧垣碌碌負官無與臣比臣於庚申之歲因病乞歸自分得爲太平之民力田奉母於心滿分足矣天慈濫被起補禮科復除太常清秩狗馬病軀不堪驅策

仍具疏陳情奉聖旨楊漣著卽前來供職不准辭臣扶掖望闕叩  
頭謝恩外隨有部咨催臣赴任前病未痊卽擬再申前請因念內  
察在邇當靜矣幽黜不敢煩瀆天聽今計典告竣罪戾如臣復逃  
幽黜義當束裝就道矢竭忠貞仰報高厚於萬一乃小人祿薄命  
蹇舊病日益纏延臣繼母宋氏年七十有四素弱多病氣息奄奄  
不能離臣朝夕臣雖年初逾艾而蒲柳早衰鬚髮半白杜門山居  
藥不離口母子二人更相爲命况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古人有言  
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  
祿則使勞臣不勸臣旣無德可稱又無功可紀偃臥田里冒非次  
之榮循省懷慙辱恩是懼且有人言侵及不敢瑣瑣辨仰煩天  
聽今九列濟濟振鷺充庭去臣一人如鄧林飄一葉耳是以萬不  
得已哀懇聖恩勅下該部察臣病苦真情別無規避咨令致仕卽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三

母子相保得盡天年犬馬銜結期之世世矣

止內批屢降疏

天啟四年

爲內批屢降空國形成謹昧死上言懇乞聖明慎操威福以存國  
體以愛人材以維宗社事竊惟生殺予奪帝王御世之大權也是  
非可否士君子持身之大義也權之所在人主可以行令義之所  
在匹夫可以行意是故書曰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  
必求諸非道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言帝  
王不可以意爲喜怒也况乎喜怒不出於一人之意而左右近習  
各以其意自爲喜怒哉東廠太監魏忠賢怙勢作威朋奸亂政四  
年於茲先是滿朝大小臣工文章請劍皇上不卽震怒貸以不死  
且爲之杖御史林汝翥矣且爲之殺屯郎萬燝矣廷臣方欲赴闕  
叩關以求聖人轉悟伏念齒馬投鼠事不可機隱忍包含莫其悔

禍數月以來寂然靜聽而忠賢亦稍斂戢閣中傳宣漸稀方幸其  
洗腸滌胃改過自新詎意包藏禍心乘間報復借覆山西巡撫一  
事大發難端降吏科都魏大中矣文選員外夏嘉遇矣吏部尙書  
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上疏自劾勒令回籍矣併降升救科臣  
沈惟炳矣又降升救科臣許譽卿矣數月之間內降斜封層見疊  
出問之閣臣閣臣不知也甚至旨下而閣臣猶然不知也且公然  
大言於衆曰不知何妨也是何忠賢大膽如此極哉彼不過託言  
聖怒云耳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皇上亦  
在祖宗法度之中卽欲私喜一人私怒一人不可得奈何皇上不  
自爲喜怒以忠賢之喜怒爲喜怒哉忠賢又不自爲喜怒以外廷  
之恩怨爲喜怒哉從此絲綸不必設閣臣黜降不必設部曹是非  
不必設臺諫止憑忠賢一手躬定太平而附忠賢者不得志於清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九十九

五

議曰借助於忠賢日夜圖謀暗進百官之圖明註黨人之籍又爲  
之激怒曰某某將不利於伊也此輩好名多捨不得官更捨不得  
死不降不怕不杖不止來一箇處一箇再打幾箇管取無人敢一  
開口忠賢膽悸心驚認以爲眞遂寶其言以爲聖書不問世間何  
者爲善但與我善者卽是善人不問世間何者爲惡但與我惡者  
卽是惡人朝取一人焉而逐之暮取一人焉而逐之始猶小臣漸  
及大臣矣始猶斥逐漸及殺戮矣祇知快私人之忿怒不顧損皇  
上之盛名祇知恣一己之兇橫不顧剝宗社之元氣臣恐祖宗二  
百餘年培養之人材不堪忠賢一朝之芟刈祖宗櫛風沐雨之天  
下不當忠賢一朝之斷送也忠賢又動稱皇上法世廟初政以恐  
嚇士大夫世廟躬覽乾綱首定大禮其所議之禮政宗廟朝廷之  
禮也羣臣爭執聖心仁孝具在明倫大典一書而當年盡罷各鎮

守終世廟之朝絕無內官干預政事而嚴氏父子專擅終不能保  
其身皇上若夢寐肅皇帝則忠賢之頭顱正不知安頓何地乃欲  
皇上以嗜殺爲法祖是何敢於欺皇上並誣肅皇帝也此非忠賢  
之言耶從來小人誤人家國必先比附中官中官專權亂政必先  
驅逐言官擯除大臣驅除擯逐必先借徑內批借徑內批必先挑  
激聖怒必曰朋謀結黨及天下公論不服人主往往代爲分過曰  
親裁曰獨攬又援引前代之異事而同名者以箝制天下人之口  
自古及今如出一轍蓋用忠賢者誤忠賢而忠賢誤皇上也卽如  
本朝王振汪直劉瑾輩其所口銜者何嘗不曰聖怒不曰結黨而  
壞英宗武宗令名者卽此三逆豎也而宋之司馬光范仲淹程頤  
朱熹等豈非當時皆誣以黨人者哉後世之公論何如也當我神  
宗時攻張居正者指爲黨其後攻王錫爵申時行者亦指爲黨先  
乾坤正氣集卷二 四九 五

臣魏允貞亦其一也甚而先帝在東朝且有以爭册立爲黨者夫  
不黨先帝將黨何人乎今之致位公卿者非其本身卽其子孫大  
抵皆當日號爲黨人者也若使當日無忠義諸臣黨護先帝於心  
危患深之時但畏禍占風比同三王並封之奸相陛下安得有今  
日子然則黨人之名亦何負於國惟奸人借之以欺主空善類耳  
朱熹有言宰相當以分別賢否忠奸爲己任合天下之人以成天  
下之事不惟不疾君子之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  
爲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臣讀書至此未嘗不歎息而  
流涕也今之善黨者不黨權閹則黨權相耳彼其噓氣成雷舉足  
撼岳觸必碎而犯必焦故人樂黨之若夫從宗社立心從君父起  
見癡愚冷落迂腐拘攣人皆指爲怪物曾無蚍蜉蟻子之援可用  
立於根本之地未敢口而先陷胸逐秋風而捲敗葉此固天下至

孤而可憐人也而橫以黨目之乎然則必舉朝盡黨忠賢而後謂之不黨乎今日之事在南星幸不爲尹明攀龍幸不爲王越大中等幸不爲戴縉獨惜當汪直時除商輅外劉珝獨能面斥王越曰汪直行事若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爲珝非其人也猶能爲此言由今觀之珝亦不可及也嗟乎直道難容清修不免憲臣不許持憲禮官不敢言禮兵垣不敢言兵職方不許言將忠諫謂之資擾深計謂之疑猜公正發憤謂之別黨此自叔季所不宜有之事而疊見之聖明之世臣實痛之臣備員九列待罪風紀附意順旨陷主不義辱職負官莫此爲甚謹冒死上言伏乞皇上留神省覽法祖宗之懿美全堯舜之令名以稟擬還內閣以黜降還部曹以是非還臺諫卽貸忠賢以不死乞嚴加戒諭令其小心謹慎保全恩寵長守富貴母代人操刃擅作威福自取罪殃并戒附忠賢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五

者倚冰易敗鑄錯不成棄灰之罰將自及崖州之路勿自開臣雖以愚戇獲罪亦所以忠皇上而報二祖十宗之職分也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天啟四年

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聖恩大干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抹宗社事臣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祇共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卽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

是臣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臣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資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旣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叅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爲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襲政事之堂幾成閹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似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嘆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美

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承論去急於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囂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

眞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眞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獸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前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狀謀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七

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虞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呈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卽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

於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這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宮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恨吞聲又不止於墊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口告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加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攀陷皇親也其攀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五

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奎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毒傷其墳脈託言開鑛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庶可爲馬忠賢煤可爲鑛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眞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下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縣監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敘致士樸卒因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

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錯吉綱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燄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鷄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話違權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閤球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判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遼東未靖內外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五

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固爲迎敵首功之主入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眉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塾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

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極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寬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變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旣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四

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容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袞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旣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尙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

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愍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卽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懽心而不犯其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臣卽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厯小暨令內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蚤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聖

氏又從旁巧爲營解不卽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下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入客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官中其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

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誤皇上堯舜之令名卽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臣一點血誠卽賜施行

兵科抄參一

參看得兵以禦侮也旣藉其力宜恤其私故行伍之整飭責在邊臣士馬之飽騰責在計部卽使封疆無事尙當輸灌以時况當封疆多事窺我虛實伺瑕而動尤資兵士以爲折衝而卜素二虜更稱梟悍雖已投我戎索尙未測彼野心乃該鎮餉缺萬餘各兵腹枵四月萬一脫巾有變內無以支或者逾約乘暇外何以禦雖遼餉正急督解兩難然當事者或不能不稍緩各邊以急遼不應止乾中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望

急遼而卽忘各邊也且遼左新餉自新餉各邊額餉自額餉所可各宜照額運濟終難藉口延稽卽舊欠新逋或難一時補湊而設法撮那自是本等職掌若仍外呼而內不應彼呼而此故持致啟他虞咎當誰諉深心憂國者當查見在貯庫銀兩一面酌量多少解發以急濟目前一面嚴催各處見徵帶徵陸續補解以無誤邊圉是亦今日安攘急務責有不得辭者矣抄出酌之

兵科抄參二

參看得年來遼左之披猖也豈真兵馬之勢不堪向邇也與哉固應之者著著亂步步緩亦我邊之要隘失而彼得恣其所向耳若當時力據鐵嶺之險而以膽兵健將當諸嚴關時設伏出奇以佐之恐敵卽狂逞安能竟如入無人兮袁經略之議復引兵以漸進而漸逼之此不易之論且其以死爲期不令在事諸人有強敵未

滅得生入山海之想此又置之死地而後生者矣此中事宜在外  
既已任其二難在內自當交勉其不易如兵馬錢糧要於應手將  
士急有調徵同事協心以從該部并宜從長斟酌秤停以覆無須  
更議惟是兵事潛天潛地有樹漢幟而敵向不知者有修棧道而  
暗度陳倉者金城圖上方略老臣定已酌量而呼吸風雲之變臨  
事好謀之成當亦并有深心若夫多方以誤之百詭以亂之都須  
出沒鬼神爲安今後除尋常徵督請求外一應有係軍機彼此必  
密相來往卽應題請照會者亦俱秘密不必抄傳蓋事求可功求  
成無必先昭耳目至於經略旣以畢力邊疆生死以之功名性命  
飲水知寒廟堂之上祇宜寬之歲月責其成功時有獎勞固爲協  
應不但不當中掣以制其肘亦請內外同心無多作未到金城之  
方略或至煩照應而減全力抄出酌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聖

兵科抄參三

看得陣亡之恤也幽以獎忠而亦明以鼓敵愾也須分別輕重之  
間要有以服死者之心令增知感而減知安今遼東陣亡一案該  
經撫道鎮詳之監軍御史再四勘明何容更議惟是卹一耳劉綎  
與張承胤同而杜松不得與王宣一則兩將之心或有不服何也  
張承胤實稱鎮守告陷城池而紅旗之督戰又實以縮地喪師耳  
劉綎身入重地斬馘儘多非戰之罪將無不同今贈廕已無可加  
或美與易名存此些須又別令臬將九原知感蓋三路輕戰之議  
止在將將者若奉令而出有進無退有死無避今日之卹非同喪  
師王宣杜松一耳擬照監軍疏議兩平以各贖其目則王宣之贈  
廕當量抑於劉綎杜松之贈廕得進同於王宣斯兩得之乎若夫  
馬林之敗又不得以王宣言也臨境逗留先士而潰此在不貸之

條開原本其信地今敵如入空城既無先事備預并無臨事哨探  
至塹塹屠城而後從外尾之罪實在於退縮特以兵寡馬弱外援  
不至勢莫能支情尚可原而繼復收合餘燼萬衆防守自贖則復  
其原職以示儆足耳不然有限城隍有限兵馬專閫而付之不戰  
不守僅足貸其一死將邊疆亦何幸之有總之卹以勸人敢死也  
亦以做人無浪死要使黃沙血戰之士含生負氣之倫見廟堂之  
上功罪無一毫負人亦無一毫肯假人也抄出酌之

兩朝登極始末揭

附原跋

先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漣在兵科附導駕之末與侍班  
諸臣近瞻天顏冲粹無病容也初四日聞不豫初八日聞病甚十  
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進姬侍  
八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回下利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七

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間鄭同李選侍日以看  
視爲名邀有封太后旨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遊疏  
請收成命是時漣署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會友人徐僕少養量  
謂帝既不豫李鄭交固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見周掌科一二  
語隱侵及非天心轉圜周禍立不測君無徒取死且前旨未見邸  
傳官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  
宮禁危狀謂帝勢已必不起鄭共李日於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  
后共挽皇長子附已看承勅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益環弄兩朝  
於股掌之間矣諸官侍俱不得近并傳皇長子時亦向人泣謂爹  
爹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時漣聞心膽俱裂嗟夫  
女戎在側禍豈在明倘竟墮奸人機阱豈有天日十五日擬神宗  
諡御史左光斗竝相會議因倡言於朝請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

性禮請貴妃移宮理諭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日共集松棚下是時九卿科道勳戚諸臣詞各嚴正而冢宰周嘉謨則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汝守富貴我等文武在此汝若聽我等言當爲君包管若不聽我等言胡想亂想如要封太后事誰肯等你做無論汝前番許多說話今尙未乾淨還要不避嫌疑莫說富貴不可保身家還不可知鄭慧人也當移慈寧宮十七日帝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則聞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校卜尙宗彥劉一燝等時尙欲邀社稷之靈帝有起日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聞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漣乃仰天而嘆曰以千古一見聖君臣子倘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沒不更圖保護且伏有後毒而噤不發一語罪何可勝誅卽尸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達御前虛存臣子一段公論以死

戴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罍

心耳二十一日收卜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燝韓爌等二十一日內傳錄衣官入有旨宣兵科并召閣部科道俱意帝且杖漣等諸大臣之後入新參劉一燝韓爌各謝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目注久之因言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後勞著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不效天語溫蕩眞如家人父子閣臣方從哲曰臣等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帝曰朕便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在朕前語間目視漣等手指今上曰他的事都停當了伏侍人都有了閣臣劉一燝少宗伯孫如游言及封李選侍儀注帝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因指今上曰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又請帝慎醫藥帝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冢宰周嘉謨曰醫藥猶第二義皇上清心寡慾自然不藥而愈帝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廢事因目今上曰哥兒你說一說上曰宮

中無別事先生每傳一傳莫聽外邊閒說此大聖人嚴指視之深  
心矣二十六日再召見帝音吐猶洪至二十九日召見則謂朕難  
了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要緊輔他爲堯舜  
之君卿等都用心帝又曰朕壽宮要緊閣部大臣共對曰聖壽無  
疆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語適內帷幔中小豎從今上  
耳語今上搖首不應忽一穿紅婦人張手從帝前掠今上入嘈嘈  
者久之今上滯帷幔間若推之出今上失色急向帝曰皇爹爹要  
封皇后漣等爲今上語急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皇上要封李選  
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卽著儀注來帝漫應之曰著儀注  
來隨手指語諸臣曰輔他要緊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君臣  
父子間情殊戀戀河南道長顧造曰帝已疾甚矣戀戀於諸臣若  
不肯沒於婦人手者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故自是太平有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哭

道天子但選侍形狀則幾於無忌憚可駭共相嗚咽歎詫薄暮始  
出傳賞燒割各一棹銀幣各有差初一日五更校尉宣召急及奔  
至宮門則聞已賓天矣扳號莫及或猶有衷旨痛未獲承矣是時  
周太宰張總院李司農等俱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今上無  
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子然一身欲共託之李選侍者漣曰此萬  
萬不可皇帝無託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無問如昨  
日當先帝對羣臣時強今上入復推之出勒要封皇后是何光景  
無論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蠱惑毒手且李鄭交  
結弄權既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者若今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  
見今上之日以漣之見此時急宜請見今上一見卽呼萬歲以定  
危疑卽擁之出乾清宮請住慈慶宮於事始安語間三相公到漣  
向前曰先帝賓天矣今上無聖母可託擔子卽在三相公身上此

時事急矣宜急入請見今上卽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不可緩恐到朝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老趨乾清宮闕者詩擬固阻不容入漣從亂人往來中促相公入閣者強相阻漣大罵奴才皇上召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小你們據住宮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屬者却乃入哭臨請見今上上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共呼萬歲上連曰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并一面封選待久之上曰從容方相公言社稷爲重初六日登極再不可緩又請上乃曰擇吉儀注來看因請上奉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嵩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西某擁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燝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諸大臣簇捧以行甫到中宮諸璫從寢閣內出者共喝你們拉小爺那里走急請回宮爺小害怕因欲奪上入漣因喝之曰糊說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殿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七

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甚麼共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訖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向坐諸臣卽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上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燝奏曰乾清宮尚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吏部周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出入不宜輕易卽往乾清宮及大小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不則請無發駕上首肯中間有欲奏某中官好某中官好者漣曰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先帝及皇祖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邊事在諸大臣一應調護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所歸諸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漣曰上思父則封思母則不封思先帝二十三日几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對諸臣辱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且

從容講因議及登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日又欲卽移本日午時者蓋各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虞漣前進臺臣顧造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離事况無嫡庶之嫌竝長之防父死之謂何含殮未完表箋未上袞冕受朝書之史册未安畢竟含殮與成服畢羣臣上表箋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於事穩於心上得安漣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登極與不登極處得安卽襁褓何妨不安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開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洵洵危疑在呼吸豈容遲運作太平時事卽今夜誰與皇長子同臥起者或言社稷重喪禮與儀文爲輕稱引俱是遠見因呼中官宋某令奏宋曰小爺少說話一便一二便二初六吉日已奏過了不宜改移漣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欲請殿下今日卽登極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哭

以慰中外人心奏入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晏了大小殮未完還照舊擇吉行諭傳出是時諸大臣共謂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卽傳候駕於慈慶宮前行嵩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上已出乾清宮高呼者不及百人漣從諸大臣出過文華殿朝服諸臣各憂形怒色而僕少徐養量臺臣左光斗直唾漣之面曰胡以主張今日不登極倘有不妥汝死肉足食乎漣如芒刺在背無穴可入悔先之多言矣手字屬錦衣駱思恭謂必精揀得當人稽防內外出入而又不得多作張皇以亂人耳目駱旣領略意中事乃與左侍御從周太宰朝房語以選侍無恩無德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請移宮公疏左有單疏初四日旣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上母子同居且欲垂簾稱制及挾處左光斗等語甚沸是日漣等候駕尙未出一中使從麟趾門來漣迎之曰選侍移宮否其人答

曰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官好如何要兩處住李娘娘惱得狠今日請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如何說漣語之曰此說不遇我幾乎錯了殿下在東宮是皇太子今是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皇帝卽封太后太妃是要皇帝封諺云要飯吃莫觸惱火頭今日事君幸奏知選侍好好歡喜順旨移宮後日等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多抗拒惱了未便且上十六歲長矣他日卽不奈李選侍何君此身安頓何處怒目視之其人還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傳曰今日選侍要宣皇長子講話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尙安然如此漣曰無之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共言當上公本相爭未果初五日傳聞欲至初九十二始移漣急促方相公曰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任東宮之理相公當上揭急促移宮方相公云到初九十二也罷漣曰但苦上無住處如到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吳

乾清官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李仍在而入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住無害漣曰前日以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爲天子矣以選侍不移宮而退居太子之宮世間那有天子避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官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卽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慶宮選侍何人而抗旨占住不移豈以皇長子在宮中是他撫育過的前日是皇太子今日是社稷臣民之主矣卽兩宮聖母如在席宗禮夫死亦當從子伊何人者而敢爲欺藐如此世界反了時諸璫中有言屬先帝舊寵從容也罷漣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自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賤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擡我去殺了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官死不出矣汝等無挾先帝一時之寵以抗先帝六尺之孤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是必

欲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帝座上遣申官傳漣等出卽令移宮李果卽移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閣部謂社稷有靈選侍旣移宮明日上乃正乾清官矣漣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今上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璫好生照應其有賍証罪璫已討矣無因此使中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子是在諸臣調停是夜大霖雨明日五更大晴霽占氣者見紫氣非雲非霧擁日而出上升殿天清氣朗萬里一碧先是陝西撫臣奏黃河清五日中外臣民共相引慶曰太平有道天子泰昌元年十二月

跋

嗚呼此先君庚申冬還里時手迹也今伏思彼時情景身命弗恤何心計功妄冀圖報國恩定危疑而防微漸以奠冲主於泰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辛

山之安故義激於衷不禁其烈烈耳今反以爲罪案借題而苦殺之則忠義何可爲然於先君捨身報國之夙願固已永協此不孝之易等所以腐心泣血叫天控地而無從者也痛哉不孝男之易泣血謹書

右 先君刻移宮五疏附後跋也苞謹記

請告在藉揭

職兩年病廢里居鬚鬢俱已半白日惟性命之憂亘心圖苟全之術耳不意起用啟事忽及無用陳人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規避言出而襖線何益補縫軒鶴祇妨賢路一疏乞休病也亦自量宜爾也職旣廢閒無與朝事有人自長安中來但一問聖躬安否間從縣報兒有議及移宮事者是非亦山中人不必與聞惟是當日公卿疏請後於慈慶宮前妄有一爭則職也倉卒之際大廷廣衆

之前識腐氣粗事欠周詳語傷忿戾省愆誠有之若夫臣民共主久定祖宗家法自嚴移宮不是奪門遲速間不以寸公言專言僨言只筭得言官一上疏一開口尋常事從何處著功畢竟移宮中間當有安選侍一道於事始安職卽日已言大臣當密有調停及問居食無恙之後再請酌加恩數旋且奉有俞旨同然心各相成但未嘗另揭一標指以自明明人耳事後種種府疑疑非以事則職人微望薄之故耳職殊愧死當時訟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之介安危之機不當爭一己心跡甘一退以省議論則職乞休之本懷也不意去後猶餘疑端當多事之日又分做正經事時之精神多一番推駁則職之罪滋大職猶言官也不欲裝聾作啞佯若不知冒好官自我之謂職原以不欲爭而去之言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遮辯以傷不失和氣之雅惟是東西交訂明主憂危舊臣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五

一念愚衷願當事諸正人君子一德同心合大精神以安內攘外共襄成中興之烈山林一陳人耳無與輕重或以爭移宮事生不能保其身死不能保其名都能一笑甘之以聽公論不復嘵嘵再言也

起補禮科給事中升太常寺少卿揭

職以人微府疑自甘屏棄深山其入起補啟事與躡得驟升今官皆夢想所不及也去年九月一疏乞休未獲俞旨或者廟堂之上猶以職未有大罪不卽在承鋼之列乎然亦非引分自安本念也再奉部咨催職赴任自念內討在卽當靜聽幽斥又復望外及於寬典無奈福薄緣艱宿病纏不脫體日惟再圖請告不復一問長安事矣四月鄰近有人傳來京報數紙見郭金谿老掌科周季侯老道長相駁有職姓名謂熊芝老舊經臺當口之入關爲職巧參

且謂舊銓輔某某舊科道某某與職等皆善通王安者夫封疆之官既曰參矣巧之與拙總不足深辯惟所謂通王安且稱傾害正人皆用是術不知職在兵垣時通王安所傾正人爲誰夫小人之通中官非利其薰天之燄以招權卽利其竊柄之奸以躡進耳果職在事時正有交結之權璫矣反拋一都科而去不終朝從來有此通中官行徑否且中官一敗至於不免狗彘之食則其人之權力可知此而通之亦爲不善通之極矣猶憶職在衙門辱郭掌科感慨相許職既不敢當直忠之褒出城竟去衙門諸君子共相挽留職謂此去非有規避亦非有畏迫也念言官祇當爭天下是非與關切職掌不當爭一人勝負與一己心跡且當聖明御極之初我輩亦不宜紛紛辯爭啟輕厭之隙與或處言官之端卽垣中寅誼從來不薄亦不宜自我傷和氣之雅畢竟今日一去爲安掌科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五

對面深是職此語職去後掌科猶有幾句好言附於入告不慮遂相忘也以兩相向慕之人化而一矢加遺職亦祇慚人微且不足以孚素交如此昨友人傳郭老掌科雅意謂前日偶有趁筆之誤卽說舊銓之不是處亦不是指移宮則此心幸已相諒第恐中外未必盡知他日仇職者又借掌科爲口實或非掌科之意也故一揭明之須至揭者

被逮赴都揭

爲心不欲辯聊一白不辯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漣今逮矣逮以楊鎬能廷弼失陷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漣與左光斗等爲賄營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卽顏甲十重不足遮人之共唾縱喙長三尺安能欺己之獨知其無之不見莫須有竟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辯者也至漣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天下亦能共知

之誰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辯者也人之計筭此一建也封疆題目壓得人頭緘得人口可以污其名陷其身耳血性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既以不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拚今日當無所不聽此皆心之不欲辯也非不敢辯不能辯私心竊有以自盟我輩入告君父出對天下辯駁執爭只當在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己勝負一身利害今日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曾有任其責者從漣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盜金不辯昔人或爲之况在君父之前漣所自恨三朝參養一念獨盟毫無補於今日堯舜大負先帝恩知徒作明時纍臣死且不瞑若夫雷霆霜雪無非天恩有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己此則不辯之心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漣之願畢矣謹揭

乾坤正氣集

卷三見充

聖

家書一 在太常時

字與之易之賦之言出門忙甚到州遇雨過黃河始得晴星夜兼程至初九日到京矣逐日見客凡大老名公無不欲一面便苦極矣朝後拜客饑渴不時大動火傷風喉舌俱痛三五日覺形容瘦悴大都久在山野之人手脚俱懶慣見人殊是窘束又不奈人只問移宮事不免答應煩多亦是一場苦事汝父書生耳無功無勞叨冒京卿原是過分況浮名太重至於爭識面者傾動名公大老開口便曰功在社稷其實有何裨益令人慚愧將無造物忌之且諸老各欲留我在內萬一名實不稱或負衆望奈何此汝父之憂也汝等在家當安靜養福勤苦讀書憤勵修品亦所以補汝父之不逮萬無作孟浪事習驕傲比匪人敗汝父家聲薄汝身受用是汝父倦倦於汝者常常問太太安使老人家歡喜代汝父事毋無

牽汝父心祠堂中時朝月節無廢祭奠家中諭令門戶嚴禁男女  
鈔束清楚出入防閑是長子事弟兄萬萬要和氣同心妯娌孝順  
各相敬重方成人家方有吉祥記之記之五兒不知入學否汝等  
亦不知考得如何總之肯讀書進士舉人亦是本等事母以考得  
好進學容易便輕易便懶惰也如京中住得久欲接家眷汝等亦  
得讀書只是人多兩起行方便再有人回商量之大爺可陞助教  
此舉人缺也一年便可陞州陞二府却甚清高甚體面莫只嫌冷  
淡也多多稟上太太千萬歡喜兩子俱是京官孫兒俱是秀才亦  
是快活人家或有不足耐煩可也汝母并宜好生伏侍太太鈔束  
大小男女支持家大可也

家書二 在協院時

字與易兒太太想納福間五兒倖入學未破吾家風水例汝與會

乾坤正氣集 卷三見光

五

兒考俱未下等亦不至不好看然須實實有學問真會作文章壓  
得倒人取得科第乃好莫只說年年科舉考列在前便以爲吾如  
是可矣汝想到中不得老秀才老廩生有何結果父親又無能厚  
積資汝用度又無門生故吏作汝好田莊空門面大子女事又來  
如何是好此時不發憤尋箇大受用年日長精神日頽聰明日涸  
諸事欲到悔恨少年不養成舉業遲矣汝父如此勸汝畢竟是汝  
自家事汝無作閒話耳邊聽過眼頭看過卽付秋風也而此時最  
緊工夫是時時心在文章無別分心少飲酒慎交人勤會課第一  
在養心於清靜沉潛生心於慈厚冲逸我常言作人作文是一貫  
事了凡說到鬼神還是引人法心得涵養心有生意自然學業進  
機趣穎無不中之理矣瞿起田訓士書嘗時省之是人生大受用  
田屋也賀對揚前年到家語我曰家父常以心粗戒我今春大病

手動不得又不得不寫一家書回又不敢說病以重其慮只見下筆艱難不免潦草些因自念父親不知我病見此字畫欠周正定說逢聖心粗見乎手矣如何好因沒奈何說兒子手病人子體父之言至此平時那得文不細入字不一點一畫莊重中高榜中榜眼端必由之不是臨場杜湊也兒當思之無謂賀年伯迂也會兒五兒不醒事汝并當以此教之醒之我在京苦甚無半時閒夜不三四更不睡奴才誰爲調理飲食夜間點燈後便各高枕偶因前日大爺要回都未收拾書又未寫寫到鷄鳴時夜寒爐中無火寫時不覺及聞鷄去睡手足如冰到被中半晌無煖氣次日又早起寫書到午後大委頓悶甚又不能不勉強應事又至三更明日五更入朝連日打發哥哥回終是悶悶不爽一路寫字一路欲睡幸稍睡睡小精爽些矣先是只思量或明年討差或得陞可以回家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五

今當事苦苦以僉院推我倘命下便不能得歸矣清貴之地紀綱之司體面更尊擔子并重俸資俱淺跳越人前無論人妬人忌而或者無以效朝廷副衆正推引何以自謝過分在他人爭涎此地得之甚快活在汝父苦推不去強加甚苦甚懼人或有言作閹老尙書儘多沾沾僉院有何尊大然以汝父分量自看覺承當不起汝在家凡事督汝二弟杜門簡靜收拾家人無得惹事錢糧託人算清設法早完無累什欠無使人藉口五兒親事聽汝與汝母商量妥當回家還是大路歸爲便拜各縣父母借公館夫馬可也媒人當請請之不來商量一禮物謝之兩尺頭銀三四兩想是少不得矣劉伯嘉已謝過否當託他教誨五兒還不是飽學高文秀才也曾中前列太少奈何諸兄但用心做文明年再圖之冗極不能作字奉問奉謝行時雅意都爲道倦倦夏父臺好處寫書與撫臺

更轉囑按臺想當高列作別新按院言其應山從來無有并天下亦少此品此心此守此才卽鄭四公并稱其爲大用人楚無出其右者安陸公亦并稱之改折與無田子粒并倦倦相屬此君當可了此只不知布政已覆詳否若覆過昨又囑付過撫臺也府縣公汝弟兄無得輕見常見免生口舌今春甚大爺六十欲爲作一帳不知得閒否先寄一杯到臨時汝還當別有祝禮此汝生時相愛窮朋友子原不是公子無忘此段高情厚道也若汝父所大快則朝廷大慶太爺前老母得進封中憲大夫太恭人也

家書三

甲子參璫後

與易賦言三兒萬家丁到知老母已到家平安但陳媿路損一男爲念也都中俱清吉駢兒益知嬉笑若佐兒瑞兒在京三箇好有伴笑啼可娛目也寄語老母歡喜長安逆璫如故但人傳甚收斂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美

甚怕皇帝與中宮亦不甚與外邊作難又傳怕我實甚恐幸學有面奏事出故先蒙上傳病及我今日見朝明日說不幸學矣人言多是如此其實未必我今日日圖歸諸君子又以大義相責謂有我在朝內廷還愁忌不敢放肆一去便放心以爲無足難矣臣子不當只爲潔身計與陳大爺同但我想天下事是一人做不盡不如以微罪行聽世道於天於人可耳如得遂歸計九月內可動身也汝兄弟三人正好合伴讀書有劉伯嘉兄弟共會上諸友都可資益何不趁少年猛圖甲第以自顯庸是汝一生受用我看人家子弟還是自家中舉中進士好若只是公子任子卽有相好年伯也看人眉目甚之相煩相見略多便生厭薄汝等於此當深思之卽日夜攻苦猶恐不及况可貪頑貪懶瀾過日子况從此之後又有人事累人卽欲淨心讀書不能眼前易過思之思之縣父臺於

我家淡些甚是甚好卽汝等亦當百事慎重無輕干謁至於人情分上卽親友相託亦莫輕易承任惹人是非口舌卽縣公好歹亦只閉口莫言或人傳說某事不好其事甚醜只作不聞不見莫輕傳說或有人挑撥以成仇怨縣官管土三尺莫說我口語好輕易也蓋在外朋友話長話短縣公不當其事惟汝兄弟話便多打聽傳播故要謹慎莫輕開口此謹厚正道亦保重身家免小人傾害之道也慎之慎之於今風俗甚薄卽有二三小人閒言閒語亦付之不見不聞免生煩惱但閉門讀書精心舉業養心養神少交遊少宴會是汝等一生受用汝父如此丁寧汝等不知體會真不肖子矣祇自家沒受用結果於汝父無干也思之思之間會兒近來不肯聽哥子說汝亦不肯直道善說各不和協此大不孝事從今都宜改過兄真心愛弟何妨面斥弟真心敬兄有事當敬受方有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九十九

七

長進方有受福根基不然卽中得舉人進士還是無根基况夫乖氣萬無致祥之理當靜思汝父言也老母膝前時時照應時時周旋無令老母稍有拂意并稟老母汝父在京自安不必多慮遇諸友都爲致意九十月得歸便好聚首把臂權笑也

家書四

被逮途中寄

兒不孝惹下大禍累老母耽心至於老母有恙在床不能奉侍藥餌受逮長行兒罪通天矣然此身已屬之朝廷自不能由得一己今到淮上關聞知老母已安甚慰遠念但願益善保重權喜加餐雖兒此行禍福俱未可知然而名德在天下後世亦足不愧天地鬼神老母教養一番矣卽追贖一節亦須要熊廷弼招認要熊廷弼上納無兒平白替他上納之理老母亦當放心大哥大嫂想目下可到家有伏事的亦是快事兒媳婦亦煩老母教他寬心教子

伏事老母懽喜過日無爲兒慮兒是大丈夫做忠臣孝子者勝於爲大官百倍成就楊門一家兄弟恭妻賢子孝落得好名又勝似金寶堆齊北斗矣百凡小心百凡忍耐是爲上計總望老母張主好生安頓一家人也關上草草奉訊

獄中血書

隄今死杖下矣癡心報主愚直仇人久拚七尺不復挂念不爲張儉逃亡亦不爲揚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贓私殺人獻媚五日一比限限嚴旨家貧路遠交絕途窮身非鐵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無非天恩仁義一生死於詔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於天何憾於人惟我身任副憲曾受顧命曾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以見先帝於在天對二祖十宗與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九十九

笑

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

獄中寄母書

乙丑七月

字稟太太兒死獄中矣無能侍養左右兒九泉之恨也太太辛苦一生無子送終良苦然有死忠之子太太亦可同范母矣可憐一家亦貧如洗尙在追迫憂苦之中是兒前生之孽今生遺累父母子孫奈何奈何夏兒會見五兒各有他的造化卽無衣食漫漫挨去教他苦心讀書卽不能報父之仇也思結已之局此在太太分付之駢兒大小一根草自有一點露水養他至於大哥抱養之子如力不能養還是大哥撫養也罷天乎天乎從古忠良慘禍無如兒者又奈何七月十五兒漣血肉淋漓中絕筆

獄中寄子書

字寄夏兒諸子汝父死矣身無完膚肉供蠅蛆亦自忠臣死事之

常但家破人離累我諸兒汝兄弟收藏我屍之後還當攻苦讀書得有寸進嗚父之冤卽是汝孝汝等赤貧如洗只有讀書一路莫言讀書似我甚苦人生夢幻忠義千秋不朽難道世道只是昏濁的讀書作官做得些好事也不枉生一場嗟夫讀書做官封妻蔭子遺以富貴今我遺汝等以累念及於此未免痛心如割然亦無奈何矣駢兒有命看可以讀書否如不能讀書不如聽他作別生理我有親筆泰昌天啟登極始末一字關係兩朝名德可尋出留傳後世蓋爲先帝與今上之令名也著意著意縣中親友都上門申謝道楊大洪爲臣死忠身屍不保慘於三門然此心耿耿足不愧天地鬼神鄉里親戚但愧未嘗有大益於鄉里祇完得自己一身事耳寫得及於此不知所云七月十五日絕筆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九

五

09973

